

# 日本在中国的賭博

阿特麗著

羅稷南譯



---

士女麗特阿  
(著作的“脚泥的本日”)  
博賭的國中在本日

Freda Utley

**Japan's Gamble In China**

譯 南 稷 羅

# 日本在中國的賭博

實價五角五分

原著者 阿特麗  
譯者 羅稷南  
出版者 美商遠東畫報社  
總經售 光明書局  
上海愛多亞路廿一號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廿七年九月出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Japan's Gamble In China.

Published by The Far East Pictorial.

September 15, 1938.

Gen. Office: 21 Ave. Edward VII, Shanghai.

## 弁　　言

在日本的泥腳裏我曾經貢獻了關於日本的特殊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構造的一種詳細研究。在本書裏我所注重的是此次戰爭的原因和前途，並且說明戰爭前夜的中國情勢以及日本政治經濟發展的近況。在第四和第五章裏我提要敍述了一些在日本的泥腳裏探討所得的結果，因為要理解此次戰爭的原因和估計外力壓迫對於日本內部可能發生的效果認識日本的情形是必要的。

雖然本書的研究不敢說是透澈，我希望牠可以幫助清除關於戰爭緣由和日本根本企圖的種種錯誤觀念並且希望牠可以使對於遠東沒有研究的人們理解此次中日戰事

弗利連·阿特靈。

倫敦，一九三八年五月。

## 序

對於認真而虛心的讀者，阿特麗女士的書是用不着任何推薦的。在研究遠東政局的經濟方面，作者自己已經是著名權威；而且本書具有阿特麗女士著作中審慎處理文獻的一切特色。願意理解此次中日戰爭的重要性的讀者要開始研究，恐怕很難找到比本書所提供的資料更好的了吧。

認清爭執中成敗所繫的一切關鍵，這對於我們是重要的。日本不但故意破壞了二十年來人們認為世界和平賴以維持的那些莊嚴條約。她不但破壞牠們而且使她的犧牲者受到巨大的痛苦，以至難於用溫和的言詞來述說的程度。她所努力的政策一旦成功，對於歐美經濟前途是要發生嚴重損害的。她的目的（掩飾在各樣花言巧語之下）是要使中

國人民陷於奴隸境地。她的勝利將要助長世界文化中的黑暗勢力。她所設定的目的，以及她用以達到目的的手段，都已經使她的失敗成為必要，不但爲了中國的自由，也爲了中國以外的世界的自由。

所以我希望阿特麗女士的書將要廣被傳誦，因而喚起我國重要輿論認識遠東成敗所繫的一切關鍵。阿特麗女士有充分理由說明日本的實力曾經被人過份誇大。她指出這一次最惡劣的帝國主義的兇殘冒險大半是由於日本統治者們企圖活剝中國以解決日本國內的窘迫和矛盾。中國的抗戰是現在國際情勢中不可多得的光明事件之一。日本的侵略已經使中國產生了新的統一和比中國近代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爲深遠的民族意識。凡是有志維護文化行爲規範的男人女人對於中國人民所勇敢從事的偉大鬥爭都有盡力給與一切援助和鼓勵的義務。倘若阿特麗女士的書有助於這種實踐，那纔不算是白寫的。

拉斯基。

倫敦，一九三八年五月廿號。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中日戰爭的緣由 · · · · ·

第二章

第二章

第四章

作為日本侵略藉口的人口過剩……七七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附  
錄

備考

# 第一章

## 緒論：中日戰爭的緣由

此次戰爭的根本原因應當求之於日本的內部，求之於使她成爲列強中最侵略底國家和遠東和平永久擾亂者的那種社會不安和特殊政體。這些根本原因留待第四章和第五章來討論。我現在要說明的是外在的原因和引起戰爭爆發的事故。

無疑的，日本的終極目的是征服她的偉大鄰邦或使牠陷入無政府無能力的狀態，而促成日本的行動的是中國的逐漸統一和增強。恰如數百年來英國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妨礙西歐的政治統一一樣，自「維新」以來日本統治者們都是以妨礙中國統一爲目的的。

在國民黨執政以前，當全中國被許多軍閥統治着的時候，日本努力促成這不幸的國家的分崩過程，資助軍閥們，供給他們軍械，使他們互相火併。甚至還未成閥的土匪頭目也得到日本的金錢，因為頭目們正在幫忙日本創造那種完全無政府狀態。趁着歐洲列強正在互相殘殺的時候，日本很想走進中國去「維持法律和秩序」，把滿洲和華北變為殖民地，再進而統治全中國。但是在她還不能充分利用中國的弱點以前世界大戰就結束了。●甚至已經到手的權利也被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二）所取銷。英美聯合的壓力迫使日本退還她搶得的山東土地，並且解除了中國所受原是「二十一條」的十七條的束縛。那些條款也正是今日日本想要強迫中國承認的：「聘請日本要人作財政、政治、軍事顧問；中日合辦中國警政，以及足以使中國變為日本殖民地的種種讓與權。」

日本和別的九國公約簽字國曾經一致承認「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和獨立」。

●譯註：原註略述自袁世凱以來中國國內軍閥的紛爭，及列強從中操縱的情形，因此類事實為中國讀者所熟知，故略去。

維持對華通商各國的「門戶開放」，「不許利用中國時局覓取有損友邦臣民權益的特殊權利。」

九國公約簽字後幾年間，國民黨在華南建立了牠的政權而且得到全國一切進步份子的支持。一九二六年牠的軍隊在蔣介石領導之下，得到共產黨的有力支持，進展到揚子江以北。英政府特派一枝軍隊到上海去保護牠的利益，但是日本並無舉動。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間，當英國在上海、廣州、和香港叫喊着赤色革命的時候，日本却一聲不響；而且那時受抵制的是英貨並不是日貨，這是大有利於日本的。

蔣介石執政以後，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間，統一了中國的一部份，這時正是日本軍閥失敗於華盛頓會議和西伯利亞干涉軍以致自由主義各派當權的時候。民政黨內閣和幣原外相都不願干涉國民革命軍，因此也沒有激怒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那時中國民族主義的宣傳都集中於反對英帝國主義，這是當然的，因為英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比任何列強都更為廣大，因為英國首先破壞中國統一，強迫她締結不平等條約，而且從強迫而得的租

## 讓權和借款之中榨取最大利息。

那時日本的投資全在中國北部，而且全中國的反英運動自然是有利於日本貿易的。當國民革命軍還沒有越過黃河接近日本的特殊勢力範圍的時候，日本並不願和英國聯合防衛西方帝國主義的利益。

那時執掌日本政權的各派都以為日本的繁榮全靠對華親善，因為中國市場的消費量足以容納日本全部工業品而有餘，但是即使是在一九二七年間，日本的侵略派也並未失勢，不過是在靜待時機。國民革命軍一從揚子江流域向北進展，日本財閥和大企業家就恐慌起來了，於是聯合久已躍躍欲試的軍閥一致行動。而且，一九二七年的日本金融恐慌，毀滅了戰後景氣時期新興的中產階層，使自由主義各派受了致命的打擊。一九二七年田中大將接替民政黨領袖若槻作了內閣首相，立刻派遣軍隊到山東去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這種可以完成中國統一的前進潮流因此被阻於濟南，國民革命軍遲至一年以後纔能進駐北京。其實華北各省和滿洲始終都不會歸入南京實際統治之下。

然而日本政府重新回到反動和侵略政策是近於魯莽的，而且田中內閣的極度腐敗加速了牠自身的崩潰。一九二九年民政黨再掌政權，幣原外相在困難之中努力使日本走上和平妥協的道路，不顧國內經濟困難和失去大企業家的支持——那時資本家們逐漸恐怕中國的統一了。況且田中執政的兩年間已經激起中國人的仇恨，因而阻礙着幣原的妥協政策。

世界經濟恐慌，繼日本國內的財政恐慌而來，再加上民政黨的緊縮政策，終於摧毀了自由主義的基礎——新興的中產階層和中下階層。一九三一年日本又回到較為封建的和反動的大資本家與官僚軍閥聯合統治之下。他們對於社會災患和經濟困難的救濟辦法是通貨膨脹，擴充軍備，總之可以稱為永遠侵略政策。經由征服外國而繁榮起來的神話是必需隨時花樣翻新的，因為人民在各次戰勝或佔領之後都會感覺他們的生活情況並未因此改善，甚至更加困難。

同時中國的經濟和軍事正在繼續增強，政治逐漸統一，雖然國共對敵，雖然日本強佔

了滿洲和干涉着華北。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所統治的不過是十八省中的五省。到一九三七年，除了日本武力支配着的東北而外，各省全都接受南京的統治而且團結一致了。

一九三六年尾西安事變之後，國共兩黨的十年內戰從此終止。一九三七年春季，蔣介石和全國救國聯合會所領導的民衆運動之間達到了一種妥協。由此中國各省不但行政統一，各黨各派之間也有了空前的大團結。

日本佔領滿洲和企圖奪取華北已經使中國各省統一，而且激發了各階級人民的愛國情緒和反日仇恨。

邊遠各省原來都在一種半獨立狀態之中，但是經過交通運輸的改良，幣制的統一，省軍的改組，和民間國家觀念的喚起，各種分離傾向都逐漸被消失了。甚至北方軍閥的反動勢力，雖然在日本壓迫之下，也仍然歸附南京以抵制日本。

張學良繼承被日本人謀殺了的父親統治着滿洲，歸附了南京政府，不但因為他是蔣介石所謂「一個愛國軍人」，也因為日本強迫他宣佈滿洲「獨立」。一九三四至三七年

間北方軍閥都是同樣被日本人壓迫而投入南京懷抱的。

這幾年來日本直接間接促進了中國的統一和團結，雖然削弱了她的經濟。

以日本的觀點而論，比政治統一更其壞的是這事實在一九三四年至三七年間中國國民政府已經被外國承認為強固到可以貸與經常商業信用借款了。自「海禁開通」以後這一世紀間，中國纔初次得到無損主權的借款。真的，她還沒有得到改造她的廣大領土所必需的貸款，但是確有可以得到的希望了。一九三五年冬季李滋羅斯訪問中國，改革中國幣制，使她和英鎊集團聯繫起來，使她能夠把巨額白銀運到國外作為對外借款的基金，這在日本人看來是英國放棄了傳統的親日政策而幫助着中國加強財政和軍事力量。從前日本得了英國的援助和鼓勵，纔能夠成為一大強國，對抗俄羅斯，現在日本看見英國又準備同樣援助中國來抵抗她的老同盟了。在日本海陸軍官的眼裏，這似乎是最「無信義」的狡計，於是日本纔設法聯合德義，所以「反共協定」正如中央公論的一位作者所說，「日本必須把牠看作增強她的國際地位的一種國際工具。」

倘若日本的經濟和財政可以在同一場合與英美競爭，倘若她的重工業不至於微弱到不能輸出機械品，倘若她的國際收支不至於不利到不容許她輸出資本，那麼情形就大不同了。那麼她儘可以用經濟侵略的同樣方法和英國競爭，並不必用戰爭來奪取統治中國的政權。日本的經濟力太薄弱，並不能壓榨中國而吸取利息，除非她能夠把她想要剝削的區域變為她自己的殖民地，她必須奪得獨霸的政治權力，纔能夠希望從外國借貸資本來開發中國富源。必須得到借款她纔能夠在她自己統制之下建築鐵路、碼頭和利用中國原料。沒有奪得足以使她能夠關閉『門戶開放』的政治權力，她就不能期望從英或美借得資本——因為英美自己直接投資更為有利。正如十九世紀之中強國主張自由貿易而弱國却主張保護貿易一樣，現在經濟充足的列強實施着經濟的帝國主義而經濟薄弱的却實施軍事的帝國主義。前者可以容許落後國家較大的政治獨立權，而後者則絕不容許政治獨立的痕跡。所以日本人所謂對華『經濟合作』其實是政治支配。當別國準備借款給中國以購買中國企業所用的機器的時候，日本却硬要取得讓與權在中國境內建立日